古書疑義舉例

古書疑義舉例序目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眞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爲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爲是古人之眞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嘅竊不自揆剌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若夫大雅君子固無取乎此俞樾記

古書疑義舉例　卷三

古書疑義舉例二

古書疑義舉例三

古書疑義舉例四

古書疑義舉例五

古書疑義舉例六

古書疑義舉例七

不識古字而誤改例
不達古義而誤解例
兩字一義而誤倒例
兩字對文而誤解例
文隨義變而加偏旁例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兩字平列而誤倒例
兩文疑複而誤刪例
据他書而誤改例

據他書而誤衍例

分章錯誤例

分篇錯誤例

誤讀夫字例

誤增不字例

古書疑義舉例一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古書有上下文異字而同義者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按有仕於此之仕即夫士也之士夫士也正承有仕於此而言士正字仕叚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實同義也

論語衞靈公篇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按古文位立同字此章立字當讀爲位不與

立即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文竊位字作位下文不與位字作立異文而同義也

莊元年左傳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按爲外禮也猶曰于外禮也古于爲義通鄭注士冠禮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此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爲得禮故顯于外二字乃舉經文作于外而傳文自作爲外亦異文而同義也

周書太子晉篇逵人來驩視道如咫又曰國誠盜矣逵人來觀按觀正字也驩假字也亦上下文之用字不同

者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按首字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治要作稽首是道與首古字通稽者同也堯典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亦來矣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也因叚首爲道遂莫知其即爲上文道字而注者曲爲之說致失其義矣

商子兵守篇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

備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古字同聲而通用也此文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熯之盜賊發梁撤屋而言所發所撤其材尚可作宅用若其力行傑則取之而歸若力不足則從而熯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反復相明乃上用給字下用洽字又衍闕文讀者遂不知爲何語矣

呂氏春秋辯土篇必厚其靹又曰其靹而後之按後與厚同義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上言厚下言後亦異字同義之例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古書亦有上下文同字而異義者禮記玉藻篇旣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乃又字也言雖有執於朝不必又盥也論語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亦又字也言有聞而未行則惟恐又聞也

尚書微子篇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按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疇是鄭注上讎字與下讎字異義鄭於上讎字蓋讀爲疇故徐云鄭音疇也又與乂通降監殷民用乂讎斂言下視殷民方用乂穫之時計疇而斂之也孟子盡心篇趙注

曰疇一井也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耳此云疇斂則是按非而斂之所取不止於公田殆紂時所加賦歟校傳不知上下兩疇字文同義異致失其解又酒誥篇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按上祀字讀爲已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作祀是祀與已古字通也已者止也已茲酒者止此酒也已茲酒惟天降命此二句乃倒句猶言惟天降命止此酒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也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民更始在此元祀元祀者文王之元年蓋文王初受命卽有止酒之誥故云然耳校傳不知上下兩祀字異義致失

其解皆由不知古書有同字異義之例也

詩文王有聲篇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按下于字乃語詞上于字則邘之叚字也史記載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伐邘伐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詠之曰既伐邘崇作邑于豐也邘作于者古文省不從邑耳今讀兩于字竝爲語詞則下句可通上句既伐于崇文不成義矣

倒句例

古人多有以倒句成文者順讀之則失其解矣僖二十

三年左傳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昭十九年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皆倒句也

周易震六二億喪貝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梁氏玉繩瞥記曰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億喪同一句法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高郵孫氏濩孫檀弓論文曰此二句乃倒句也蓋殯淺而葬深孔子之父實殯於五父之衢而見之者皆以爲葬孔子不敢輕啓父墓而遷葬乃其愼也及問於聊曼父之母始得其實當云問於聊曼父之母蓋殯也故作倒句以取曲折耳按此二義余著羣經平議均不之從然倒句成

文則古書自有之亦存其說以備一解

詩人之詞必用韵故倒何尤多桑柔篇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風則有隧矣大谷則有空矣今作有空大谷乃倒何也說詳王氏經義述聞節南山篇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勿罔君子無殆小人也無猶勿也罔與殆義相近論語亦以罔殆對文可證今作無小人殆乃倒何也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

孟子盡心下篇若崩厥角稽首按漢書諸侯王表厥首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其說簡明勝趙注若崩二字乃形容厥角稽首之狀蓋紂

衆聞武王之言一時頓首至地若山冢之崒崩也當云
厥角稽首若崩今云若崩厥角稽首亦倒句耳後人不
得其義而云稽首至地若角之崩則不知角為何物失
之甚矣

墨子非樂上篇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按野于飲食
即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句法
正同畢氏沅校本疑野于當作于野蓋誤連康樂二字
讀之亦由不達古書之例矣其讀并失其義矣

史記樂毅傳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索隱曰薊丘燕所都
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按此

亦倒句若順言之當云汝墓之植植於衞巨耳宋人言
宣和事云東門之植植於燕雲便不及古人語妙矣

倒序例

古人序事有不以順序而以倒序者周官大宗伯職以
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第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
又次之也乃不曰祼獻肆而曰肆獻祼此倒序也大祝
職隋釁逆牲逆尸若以次第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
次之隋釁又次之也乃不曰逆尸逆牲隋釁而曰隋釁
逆牲逆尸此倒序也小祝職贊徹贊奠若以次第而言
則奠先而徹後也乃不曰贊奠贊徹而曰贊徹贊奠此

倒序也說者不知古人自有此倒序之例而必曲爲之解多見其不可通矣

禮記文王世子篇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鄉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按以特牲言之嗣子與長兄弟爲上下兩餕是餕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止嗣子一人是受爵重於餕也安得云以餕爲重乎孔氏蓋不知古書有此倒序之例曲爲之說而失其義

錯綜成文例

古人之文有錯綜其辭以見文法之變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夏小正剝棗栗零皆是也

詩采綠篇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按箋以韔弓繩繳對舉則知下句繩字與上句韔字對下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蓋錯綜以成文也正義曰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是以繩字對上句弓字失之矣

又思齊篇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按古之人與髦斯士文正相配古之人言古人也髦斯士言髦士也此承上

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之人無斁惟小子有造故譽髦斯士古之人者尙書無逸篇枚傳所謂古老之人也無斁謂不見厭惡也睪與豫通爾雅曰豫樂也安也言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豫與無斁互文見義無厭惡則安樂可知安樂則無厭惡可知上句先言古人而後言無斁下句先言譽而後言髦斯士亦錯綜以成文也毛鄭均未得其解

周禮大宗伯職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按薦豆籩徹者薦豆徹籩也於豆言薦於籩言徹互辭耳不曰薦豆徹籩而曰薦豆籩徹亦故爲錯綜以成文也賈疏曰

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大元止次八曰弓善反弓惡反善馬狠惡馬狠按弓善弓惡即善弓惡弓與善馬惡馬同義乃云弓善弓惡者故與下文錯綜其詞也范望注曰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翩然反也誤以善惡連反字讀失之測曰反弓馬狠終不可以也不曰弓反馬狠而曰反弓馬狠文法與此同

淮南子主術篇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上言疾風下言木茂亦錯綜其詞意林引此作風疾而波興由不

知古人文法之變而以意改之

春秋僖十有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石五之與六鷁亦錯綜以成文公羊有記聞記見之說穀梁有散辭聚辭之義此乃作傳之體例如此未必得經意也夏小正梅杏杝桃則華緹縞上何先言梅杏杝桃而後言華下何先言緹而後言縞蓋古人之辭往往有此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亦未免曲爲之說也

參互見義例

古人之文有參互以見義者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云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注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又雜記上篇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鄭注曰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疏曰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又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注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凡此皆參互以見義者也

鄭注有云通異語者文王世子篇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注云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又有云文相變者喪大記篇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
瓦盤注曰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亦皆互文以
見義之例

周易雜卦傳乾剛坤柔比樂師憂皆兩兩相對他卦雖
未必然而語意必相稱獨晉晝也明夷誅也其義不倫
愚謂此亦參互以見義也知晉之爲晝則明夷之爲晦
可知矣明入地中非晦而何知明夷之爲誅則晉之爲
賞可知矣康侯用錫馬蕃庶非賞而何自來言易者未
見及此也

兩事連類而並稱例

少牢饋食禮曰用丁巳言或用丁或用巳也士虞禮羃用絺布言或用絺或用布也古人之文自有此例士喪禮魚鱄鮒九此亦連類而並稱言或鱄或鮒其數則九也若必鱄鮒並用而欲合其數為九則孰四孰五不得其文矣

禮記郊特牲篇繡黼丹朱中衣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為之或以黼為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為之或以朱為之是為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並用也鄭注破繡為綃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

黼繡黼不得其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此未達古人立言之例也

日知錄曰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愚謂此皆連類而及之例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亦此類矣

兩義傳疑而並存例

儀禮士虞禮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鄭注曰此
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賈疏曰上已論虞卒
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間其辭
或殊更見記之事其實義亦不異前記也按此即傳疑
並存之例注疏間字今誤作閒非是辨見羣經平議
穀梁傳之解經多有並存兩說者隱二年傳或曰紀子
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又
五年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
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又八年傳或曰隱不爵大夫

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又莊二年傳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又文十八年傳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凡此皆兩義並存不獨疑以傳疑且見網羅放失之意公羊傳亦閒有之閔二年傳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亦二說並存也

禮記檀弓篇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疏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

字鄭罕虎字子皮即其例也繫于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竝存之正義謂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皮之叔父夫記文兩言其叔父也乃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

爾雅釋蟲有蜾蠃螟蛉釋魚有蛃蚅釋蟲有蛭蝚至掌釋魚有蛭蟣蓋皆一物也或云蟲類或云魚類故竝存之郭注於釋蟲不解蛭蝚至掌於釋魚不解螟蛃由未知其爲同物耳

凡著書者博采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臣篇之或曰皆爲管氏學者傳聞不同而竝記之也

韓非子書如此者尤多如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眾而迷事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不下數十事尚書每有又曰之文愚謂亦當以是解之康誥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蓋史策所載異辭一本作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一本作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汝封故兩載之而詞有詳略也下文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一本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於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一木也亦兩存之而語有詳略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蓋猶未達古書之例也當更爲說以明之

兩語似平而實側例

古人之文有似平而實側者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也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

緜篇曰止曰時箋云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按此亦似平而實側者與爰始爰謀乃宣乃畝一例王氏引之曰經文疊用

曰字不當上下與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轉未得古人義例矣

論語憲問篇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按恥其言而過其行亦語平而意側皇侃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語意更明朱注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誤以兩句爲平列失之

孟子公孫丑篇今夫蹶者趨者注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

動心而恐矣說趙氏之意謂趨由於蹶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者趨者似平而實側若以蹶趨平列則其義不見矣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古人之文有兩句並列而實一意者若各爲之說轉失其義矣禮記表記篇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曰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按數即短長小大質言之則是仁有數義亦有數耳乃於仁言數而於義變言長短小

大此古人屬辭之法也

周官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按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士冠禮永受保之是也或以保受連文尚書召誥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使之相保使之相受文異而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杜子春及後鄭均未達斯旨又族師職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按相受猶相保也相共猶相及也皆變文以成辭耳賈疏斷刑罰慶賞相及爲句失之

儀禮特牲饋食禮毚有以也酳有與也兩句義同變文

以成辭耳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
爲朋與以互用是有與則有以也鄭注曰與讀如諸侯
以禮相與之與失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
以助趙注曰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
亦遊也按不遊不豫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趙氏此注
斯通論矣下文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按亡當
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軔僈楛楊倞注曰芒昧也或讀

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荒芒連文與流連一例皆古之恆語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變文成辭而無異義趙氏一一爲之詮釋則轉失之退由不知亡爲芒之叚字故滋曲說其解亡字曰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然則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亦可謂之亡矣何以從獸無厭謂之荒乎

何謂荒與[illegible]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放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與其文述
作之體至詩人之詞此類尤多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
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曰流求也則流之求之一
也兔爰首章我生之初尚無爲次章我生之初尚無造
傳曰造爲也則無爲無造一也
荀子正論篇故盜不竊賊不刺按漢書郊祀志刺六經
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
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是刺有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
刺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莊子知北遊篇若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按一汝度

當作正汝度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並同可據以訂正攝汝知即一汝視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即正汝形度猶形也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楊子法言君子篇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卓約本雙聲字莊子之淖約上林賦之綽約並其證也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猶淖約綽約之比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

以重言釋一言例

禮記樂記篇肅肅敬也雝雝和也顧氏日知錄曰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碩人其頎箋云長麗俊好頎頎然咥其笑矣傳箋皆云咥咥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歗矣傳云條條然歗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然沓猶沓沓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

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風嘌兮傳曰嘌嘌無節度也竝以重言釋一言

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當以江南本爲正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經文止一施字而傳箋竝以施施釋之所謂以重言釋一言也後人不達此例增經文作施施非其舊矣

周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惕惕也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即爲重言遂以夕惕若爲句矣尚書盤庚中篇乃咸大不宣乃心欽欽

者欽欽也乃心欽欽猶詩云憂心欽欽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即爲重言遂以乃心欽念以忱爲句矣由不達古書之例失其義幷失其讀也

以一字作兩讀例

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于本字下作二畫識之亦或幷不作二畫但就本字重讀之者考工記輈人曰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曰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輈輈上雨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據此則故書利水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此二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

孟子告子上篇異於白馬之白也按上白字當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乃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則又申說其異之故也如此則文義自明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倒文協韵例

詩旣醉篇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按女士者士女也孫子者子孫也皆倒文以協韵猶衣裳恆言而詩則曰制彼裳衣琴瑟恆言而詩則曰如鼓瑟琴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彼云士女文異義同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則失之纖巧矣經文平

易殆不如是

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東與通爲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上下東西人所亟言後人口耳習熟妄改古書由不知古人倒文協韻之例耳

古書多韻語故倒文協韻者甚多淮南子原道篇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終始不言始終而言終始始與右爲韻也文選鵩鳥賦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

人不曲意變齊同不言東西而言西東東與同爲韻也後人不達此例而好以意改往往失其韻矣

變文協韻例

古人之文更有變文以協韻者詩鄘風柏舟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按母則直曰母而父則稱之爲天此變文協韻之例也

蓼蕭篇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按光者日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彖傳並云離爲光於需彖辭則因離日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

陽七哀詩注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水經義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龍與日並人君之象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尸子曰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並以天子言不言爲龍爲日而曰爲龍爲光亦變文以協韵耳傳訓龍爲寵則已不得其義矣

周易亦多用韵之文亦有變文協韵者如小畜上九既雨既處拔處者止也說文几部処止也処即處字故毛傳於江有汜篇鳧鷖篇並曰處止也既雨既處者既雨

既止也止謂雨止也不曰既雨既止而曰既雨既處變文以協韵也正義以得其處釋之則與既雨之文不倫矣

古書疑義舉例一

古書疑義舉例二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儀禮聘禮篇上介出請入告鄭注曰於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録據注知聘賓所至上介皆有出請入告之事而上文不言是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也必一一載之簡策則累牘而不能盡矣乃古人不言後人亦遂不知即儀禮一經疏略之處鄭君亦有未能見及者後人讀書鹵莽更無論矣今舉數事見例

聘禮乃入陳幣於朝西上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按鄭

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曰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之事何以無文乎今以下文上介執璋例之知賄幣乃衆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衆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矣

聘禮記簠有蓋冪注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按鄭以經文公設粱後其下即云左擁簠粱不見有徹會事故爲此說不知六簋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爲徹會若簠則公親設之公尊不爲徹會賓將食自徹之經云賓卒

食會飯以卒食後賓自加會知將食時賓自卻會也經文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并會飯之義而失之矣

士虞禮記祝從啓牖鄉如初按鄉者北出牖也啓牖鄉者啓牖亦啓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是疏略之處鄭注此句因云鄉牖一名也然則記人何必言牖又言鄉乎

特牲饋食禮酢如主人儀注曰不易爵辟內子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不言易爵疏略耳鄭注非

又曰尸謖祝前按尸謖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祝入尸謖是其例也蓋祝出告利成後必復入以爲尸謖之

節此不言者疏略禮經若此類不可勝舉

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幷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證使後人爲之必一一爲之辭曰以索馬百匹索牛百頭曰沽酒不飲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古人行文不避繁複例

古人行文亦有不避繁複者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

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底豫若省其一讀之便索然矣

周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鄭所據本如此見釋文虞本亦如此見集解此古本也兩言天下之至賾句似複而非複乃鄭於下句云賾當爲動虞亦云動舊誤作賾則鄭虞猶未解此孔穎達謂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更無足怪矣所謂以上下

文勢言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云然耳其實此文不可惡不可亂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復說動字

管子權修篇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

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按此一段之中疊用凡牧民者句文繁語複使今人爲之則芟薙者過半矣

墨子尙賢尙同兼愛各分上中下三篇而文字相同者居半此亦古人不嫌繁複之證文繁不具錄

語急例

古人語急故有以如爲不如者隱元年公羊傳如勿與

而已矣注曰如卽不如是也有以敢爲不敢者莊二十二年左傳敢辱高位注曰敢不敢也是也詳見日知錄三十二

詩君子偕老篇是紲袢也毛傳曰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然則袢卽袢延也論語先進篇由也諺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然則喭卽畔喭也蓋古人語急而省也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畔亦卽畔喭也畔喭本疊韻字急言之則或曰喭由也喭是也或曰畔亦可以弗畔矣夫是也鄭注曰弗畔不違道殆未免乎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禮記曲禮篇爲大夫累之按累之猶解之也累解本疊韵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古語如此楊倞注非也緩言之曰累解急言則止曰累矣鄭注曰累係也謂不巾覆也然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何獨於大夫言之乎

語緩例

古人語急則二字可縮爲一字語緩則一字可引爲數字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急言之則止是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唐李涪刊誤遂疑完字當作宇矣昭十六年左傳庸次比耦以

艾殺此地急言之則是比耦以艾殺此地耳乃以比上更加庸次二字杜注遂訓爲用次更相從耦耕矣皆由不達古人語例故也按方言曰庸恣比侹更迭代也庸恣比三字即本左傳恣與次通

尙書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按郊牧野者爾雅所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也枚傳云至牧地而誓衆則但謂之商牧可矣國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其正名也乃連郊野言之曰郊牧野又或連野言之曰牧野詩曰牧野洋洋是也此皆古人語緩故不嫌辭費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凡問答之辭必用曰字紀載之恆例也乃有一人之辭中加曰字自爲問答者此則變例矣論語陽貨篇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語史記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此下凡不可者七皆子房自問自答至漢王輟食吐

哺駡曰豎儒始爲漢王語與論語文法正同說本閻氏四書釋地按記人於下文特著孔子曰則上文兩曰不可非孔子語明矣前人皆未見及閻氏此論昭然發千古之矇

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自問自答之辭盡心篇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亦自問自答之辭乃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并以下文數語皆爲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作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啓之矣

亦有非自問自答之辭而中間又用曰字以別更端之

語者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

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删去上曰字然晞之則是乃答語而非問詞上曰字不可删下曰字當移在正考甫何上楊子既告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舉正考甫公子奚斯以曉之正以小見大以淺見深也若其問無曰字以別更端則漫無主賓之辨矣淺人以三句平列而移曰字於晞之則是之下又以兩曰字疊用而删上曰字皆不達古書之例者也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一人之辭自爲問答則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曰字從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即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即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

孟子書如此者尤多臣請爲王言樂孟子之言也而無曰字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公孫丑之言也而無曰字文義易明故省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句上皆無曰字文勢易見故省之也乃亦有因省曰字致失其義者公孫丑篇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以下乃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趙注甚明因使己爲政上省一曰字後儒遂生異說以此一節皆爲季孫之言失之甚矣滕文公篇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先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因省曰字讀者不能辨別遂以傳曰公明儀曰兩說皆孟子所徵

引失之甚矣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吾則食食此文自吾三臣者以下又爲季昭子之言蓋敬子所答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此説因中閒省一曰字遂若皆孟敬子之言者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何至無忌憚若此李氏惇作羣經識小始辨正之

文具於前而畧於後例

詩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下云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則專承良御而言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其下云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則專承叔發罕忌而言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毛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按磬控雙聲縱送疊韵凡雙聲疊韵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爲一義發矢從禽與騁馬止馬又不一例傳義失之磬控縱送皆以御言磬卽控也言止馬也送卽縱也言騁馬也

版篇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按攜無曰益承上四句而言益與隘通言

天之牖民如壎篪之相和如璋圭之相合如取攜之必從無曰有所阻隘也牖民乃孔易耳因上疊句成文累言之則於文不便故止承攜而言曰攜無曰益亦文之具於前而略於後者也鄭箋未得其義

夫詩人之詞限於字句具前略後因所宜也乃有行文之體初無限制而前所羅陳後從省略乃知古人止取意足辭不必備也荀子彊國篇曰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

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視可司閒欲剝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爲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有胡貉爲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謏謏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軌已也按此文前以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兩句提綱中閒又作兩段申說而後云威動海內彊殆中國則止承威彊而言不及廣大是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荀子此文傳寫舊有錯誤余作諸子平議已訂正之茲不具論

斯例也孔子傳易即已有之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氏引之曰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是其例也今以

王氏之說推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傳則但曰終日乾乾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傳則但曰括囊无咎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傳則但曰利用刑人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傳則但曰无往不復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傳則但曰拘係之无妄六三不耕穫不菑畬傳則但曰不耕穫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傳則但曰突如其來如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傳則但曰鼎黃耳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傳則但曰上六无實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傳則但曰或鼓或罷茲文具於前而略於

後者也

僖十九年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范注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按上文已備列梁所以亡之故使下文必一一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曰湎不足道也止以一湎字該之亦具於前而略於後也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

古人之文又有沒其文於前而見其義於後者書微子篇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按底遂陳于上葢以德言紂所亂敗者即湯所底遂而陳者也德字見於後而沒於前故傳不達其義乃曰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則上句增出功字矣國語晉語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湮井非退而何按楚壓晉而陣晉無以爲戰地軍吏將謀者葢謀退也非畏楚而退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范匄爲夷竈湮井之計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退字見於後而沒於前韋注不達其義乃曰平塞井竈示必死楚必退則文義不合矣

詩生民篇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按后稷所以見棄之故千古一大疑而不知詩人固明言之葢在后稷呱矣一句夫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前此皆未嘗呱也凡人始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亦愈險聖人不死彰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矣遂收而養之命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詠其事初不言見棄之由葢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也後人不達而異義横生矣

禮記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按陸氏德明作音義所據本如此此乃古本也天子謂之伯父天子謂之叔父皆言同姓之國而記文無同姓二字蓋下文旣別言異姓則此爲同姓不待言矣亦省於前而著於後者也淺人不達誤加同姓二字殊非其舊矣

文二年左傳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初不及臧文仲後乃引孔子之言以臧文仲縱逆祀爲三不知之一則知夏父弗忌之躋僖公實臧文仲爲之也孟子梁

惠王篇魯平公將見孟子初不言由於樂正子後乃載樂正子之言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則知魯平公之就見孟子樂正子爲之也凡此皆没於前而見於後也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不言使人爲何人下文云子顯以致命於穆公則知使者之爲子顯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不言平陸大夫爲何人下文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則知平陸大夫爲孔距心矣雖人之名字亦没於前而見於後尤極文字之奇矣

蒙上文而省例

古人之文有蒙上而省者尚書禹貢篇終南惇物至於鳥鼠正義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旣旅之文也是其例也又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正義曰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今以經文求之鄭說爲是導岍言導西傾不言導導嶓冢言導岷山不言導蓋兩陽列兩陰列各一言導次陰列蒙陰列而省正陽列蒙次陽列而省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此

言人君羔幦虎犆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人君鹿幦豹直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幦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而省也下云士齊車鹿幦豹犆則自言士制不蒙此文鄭誤以大夫齊車至士齊車鹿幦豹犆爲一節爲之說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然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幦豹犆豈不簡而易明乎定四年左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此文奔字一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四字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奔上當有楚人字食而從之上當有吳人字蒙上而省也杜注曰奔食食者走則奔食

二字文不成義矣

探下文而省例

夫兩文相承蒙上而省此行文之恆也乃有逆探下文而預省上字此則爲例更變而古書亦往往有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二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是探下文而省者也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按此亦探下文而省

初無意義正義曰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斯曲說矣牀下既非蟲所當入何反以蟲名附十月之下乎

大戴記本命篇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

按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皆因合於八十

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廣森作補注乃删去十字止作合於人也蓋未達古書之例

舉此以見彼例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以古書之文往往有舉此以見彼者禮記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正義曰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又喪大記篇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

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又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注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正義曰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凡此之類皆是舉此以見彼學者所當以三隅反者也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

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祀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不該姑即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爲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需水背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亦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鍾秋

分之音鼓𤱔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笙正月之音管十二
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
言皆舉一以見例非有遺漏也
昭四年左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
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
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
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
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
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公可以兼侯舉侯可以

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亦舉此以見彼之例也

因此以及彼例

古人之文省者極省繁者極繁省則有舉此見彼者矣繁則有因此及彼者矣日知錄曰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異同贏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

羸縮入情萬端禍福禍福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成此禍福端按此皆因此及彼之辭古書往往有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

禮記襍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曰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然則因此及彼經固有此例矣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

則否按已生之年所不及者安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氏蔡氏以弟爲衍文庾氏又曲爲之說謂死者爲昆已爲弟不知昆弟親同因昆而連言弟亦猶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耳不違古書之例難以說經矣

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出爲娣按周易漸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於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眱然則女弟謂之娣正以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親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蓋因妹而連言姊也

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正義曰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足句辭也按王說得之鄭衆服虔云鄭在男服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並曲說耳

管子禁藏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也王氏讀書襍志謂成當爲或非是

古書疑義舉例二